

今年是马年,我收到了不少朋友送我的小马公仔,都很可爱。可见,马儿在民间依然有着很高的人气。尽管,如今的城市人已经不再将马儿当作日常通勤的工具了,但是马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的关系却很密切。甚至,它的存在早已进入到了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日常语言中。例如有一个词,叫作“马上”。明明是一个空间词汇,表示“马背上”,现在却用来指涉时间。再比如说“马路”,字面意义仿佛也与供马驰骋的道路有关。也有人说现代的沥青马路的设计者叫马卡丹路,于是“马路”一词又有了点外来语的基因。

马与“西游故事”的渊源很深。除了孙悟空十分善于管理马匹之外,众所周知白龙马是取经五圣之一,其实洛阳的白马寺也见证了佛教经典如何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在《西游记》里,白龙马原是西海龙王之子,因为纵火烧毁玉帝赏赐的明珠,被父亲西海龙王以“忤逆”之罪告上天庭,最终被贬,后被观音搭救,供唐僧取经做脚力。套用现在社交媒体的流行语来说,白龙马的原生家庭有点问题。他很可能留有一点心灵创伤,这在《西游记》的故事里,表现为黑水河小鼍龙一难,西海龙王派摩昂太子援助降伏水怪,白龙马的反应居然没有留下任何

爱和永恒

许家福

每年新春,我总喜欢对家居整饬擦拭,让它们容光焕发。当我轻轻拂去镜框上的薄尘,“王开照相”四个鎏金小字跃入眼帘,镜框里我和妻子两张年轻的脸庞紧挨着,灿烂笑容里藏着当年的金秋阳光;旁边一对锡斗,那是岳父母为女儿备的嫁妆,寓意福气和财富;搪瓷脸盆底部的两朵盛开的牡丹花,虽已褪了些颜色,依然绰约多姿;绿宝石戒指在丝绒衬布上温润如初……时光带走了许多,却把这些最珍贵的礼物,凝成了家的爱和永恒。

作为客家祖地,宁都有着纯正丰沃的客家民俗土壤,形式丰富的民俗宛如一座姹紫嫣红的花园,流传500多年的田头镇“妆古史”,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对宁都人来说,去看一场“妆古史”游行,就像奔赴一场盛大的春天开幕式。

春寒料峭,田头镇街头却一片沸腾。人头攒动,烟火绚烂,爆竹隆隆。还未到聚集地城隍庙,我和同行的伙伴们便被人流冲散了。硝烟在空中弥漫,数十架无人机在头顶盘旋。街边所有店铺人家的楼顶、阳台都乌泱泱地挤满了人,像聚集的鸟群。随着火铳声炸响,“妆古史”游行队伍正式启动。一时间锣鼓喧天、唢呐齐鸣,抬眼处,一幅活色生香的民俗画卷徐徐展开。

五方旗、牌门吉士、踩高跷、蚌壳舞、龙灯等民俗表演悉数走来。观音送子、三阳开泰、五谷丰登等吉祥轿逐一亮相。紧接着,一台台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古史”花轿隆重出场。轿身身披锦缎彩绸,以剪纸、扎花、贴画为装饰。每台轿子配有一个精干的轿夫。均身穿戴着金边、绣有龙凤的红绸褂子,头扎珠片红头巾,脸被那

笔墨。许多人认为,那白龙马就是不说话的啊,但小说原著中并不尽然。例如,他在小说里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黄袍怪一难,唐僧赶走了孙悟空,自己被变成老虎。白龙马知道唐僧有难,而伙伴们不知所终,他着急到“忍不住,顿绝缰绳,抖松鞍辔,急纵身,忙显化,依然化作龙,驾起乌云,直上九霄空里观看”,而后,他化身官娥刺杀黄袍怪,可惜没有成功,后腿受伤。白龙马找到打瞌睡的八戒,对着他喊了一声“师兄”,把八戒吓得半死,立即想跑。白龙马一口咬住八戒的衣服。八戒说:“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最后,白龙马好言相劝,让八戒去把孙悟空请回来。还提供了锦囊,让八戒去对悟空说,“师父想你”,可见日常也是个通猴性的。白龙马虽然不爱说话,但在小说原著中,他的身体反应却着墨不少,例如在红孩儿风摄圣僧时,白龙马有“发喊声嘶”,真假美猴王一难时,他也有“在路旁长嘶跑跳”等。最搞笑的还是在朱紫国,白龙马半推半就提供了半盏马尿给孙悟空做药引子,据说这马尿可不得:“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味,变作灵芝,仙僮采去长寿。”

几年前,我看了李娟

总喜欢对家居整饬擦拭,让它们容光焕发。当我轻轻拂去镜框上的薄尘,“王开照相”四个鎏金小字跃入眼帘,镜框里我和妻子两张年轻的脸庞紧挨着,灿烂笑容里藏着当年的金秋阳光;旁边一对锡斗,那是岳父母为女儿备的嫁妆,寓意福气和财富;搪瓷脸盆底部的两朵盛开的牡丹花,虽已褪了些颜色,依然绰约多姿;绿宝石戒指在丝绒衬布上温润如初……时光带走了许多,却把这些最珍贵的礼物,凝成了家的爱和永恒。



我小时候住在大世界游乐场附近,这一带是“戏码头”,剧场非常多,规模大小不等:小东门“福安游乐场”、城隍庙“小世界游乐场”、八仙桥大众剧场、延安东路共舞台、福州路天蟾舞台、九江路人民大舞台、南京路五星剧场、牛庄路中国大戏院、北京路黄浦剧场、黄河路长江剧场……一路走来,到处可闻丝弦弦板,何处不见轻歌曼舞?

记忆中,上海人过年喜欢去白相大世界,为什么? 游乐场内容丰富,门票便宜,日夜两场,中间还能看滑稽、变戏法等,只收费2角5分,重点可以提供亲朋好友你来我往“噶讪胡”的内容。

1966年丙午春节,我用压岁钿买了门票去大世界,不光是轧闹猛,主要想看新鲜。那时,大世界门口演出广告很醒目,多看几次,就会看出名堂,发现古装戏逐

渐少了,偶尔出现《逼上梁山》等武戏,也是作为点缀和陪衬,后来,几乎全是现代戏,至于“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等传统老戏,则完全退出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贴上了“封建迷信,庸俗落后”的标签。其他剧院也清一色换上现代戏:越剧《火棉村》,京剧《节振国》《审椅子》,淮剧《海港的早晨》,昆剧《琼花》,沪剧《芦荡火种》等等。若干年后,听专家介绍,1964年举办全国现代戏汇演是戏曲改革的重要标杆。当年我不过十几岁,只是对剧名感到好奇。

记得那年正月初一,我直奔大世界三楼剧场,这里正上演木偶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虽然是提线木偶,形态却十分逼真:白骨精当场变脸,老妖婆嘴里吐出烟圈……趣味十足,令人难忘。

一马当先
(剪纸)
李守白作



散文改编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中最虐的故事高潮,就发生在哈萨克少年巴太为了救文秀,失去了最心爱的马。巴太心灵感受到剧烈的痛苦,这种痛苦强烈到他甚至不太愿意再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说话了。可见,在如今的时代,马依然是人类的好朋友,在艺术作品中,少年失去爱马就和初次失恋的痛苦差不多剧烈。

人类为什么会和马感情那么好呢? 人类学家大卫·安东尼的名著《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一书中,提到了人类驯化马匹的最初动因很可能和低成本冬季肉源的需求有关。因为寒冷,吃牛羊肉热量不够,草又不能吃,只能养动物,靠动物来消化草,人类再吃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化马匹,获得马奶。这是重要的转折点。养马,一定要骑马才能管理马群,且必然会面对马病的问题。书中写道:“一个巫术性的办法是当人骑马时,骑者腰带上

木偶戏结束,立即转场,发现每个场子都人满为患。在京剧场子门口,我遇到同学小方,他介绍:“我舅舅在《奇袭白虎团》中扮演‘伪军官’,我学会了几句唱。”我缠着他教我:“解放军大炮真厉害,好

童年白相大世界

王汝刚

裤子穿身上,哎呀呀,解放军真厉害。”我居然一学就会,至今没有忘记。

时近黄昏,我找到滑稽场子,刚巧台上替换演员,两位男演员出噱头:“刚刚两位女演员,演得精彩,长得漂亮,像姐妹牌花露水,我呢两位像啥? 狗头牌臭药水。”自我挖苦,引来笑声,妇孺皆知,臭药水是马桶除臭剂。

滑稽表演结束,舞台灯光关闭,似乎到了中场休息时间,其实,观众互动的环节正在上

演——各人取出自带饭菜,开始新年会餐:山东大葱煎饼,宁波醉蟹泥螺,苏州卤汁豆腐干,上海五香茶叶蛋……特色食品五颜六色,七荤八素,久久香味不散,十分令人过瘾。

看戏饱了眼福,嘴巴就想口福。阵阵香气勾起我食欲,快步走向出口处,当时,大世界周围美食林立:五芳斋馄饨、沁园春汤圆、杜六房熟食、小绍兴鸡粥……应有尽有,不过,条件有限,我的压岁钿只够买张门票,但是,我了解只有老观众才知道的规定:保留当天票据,可以外出觅食。我原本计划好快步赶回家吃饭,餐后再返大世界继续饱眼福。可是,父母硬不让十几岁的我晚上再出门,只得放弃机会,在家里自得其乐地唱起刚学会的京戏:“解放军真厉害……”

这一唱,六十年过去了,今年又逢丙午马年,回味童年白相大世界,哈哈,马上开心。

七夕会

小时候,若是碰上一个冬日,湿冷阴郁,天地一色,母亲会说:“这天在做雪。”我会很天真地想象一个住在天宫的顽童,也跟我当时的年纪相仿。有的时候,他的窗台堆满了泡沫塑料般的雪粒,他嘟起嘴巴,猛吹一口气,不久,我们的世界就飘满了雪花;有的时候,他则在窗口堆雪球,似乎是对某个遥远的地方生起了闷气,他抡起胳膊,一个雪球接一个雪球猛砸。

所幸的是,我所居住的上海并不是他愤怒的对象。

做雪天

钱佳楠

在四季如春的南加州生活了五年之后,我来到位于美国首都附近的马里兰州重新适应冬天。早上,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似乎就已经耗尽了半天的力气,而且过往受过伤的身体关节,对天气的变化未卜先知。这不是吗? 没等新闻发出“大规模冬季风暴来袭美国”的预警,坐骨神经痛已经发作了两次。我所任教的学校已经发来了邮件,因为极端天气,周一周二的课程取消,开学要延迟两天。虽然身份早已从学生转变为教师,但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开心! 我想起了儿时听过的北方小孩对下雪天的祈盼方式:把冰块冲进马桶,把汤匙塞在枕头下面,把睡衣反过来穿……不晓得这一次,整个美国中部到东部的孩子做了什么,才迎来了这么大的风雪?

长在江南,我们没有念给雪天的咒语,但却有求雨的花招,多半是从父母的“阻挠”那里得知的。要是我们长时间地“挑绷绷”(翻花绳),会引起母亲“绷面孔”。“不要玩了,”她会说,“再玩要落雨了。”我从没有弄清过这里面的逻辑,又比如跟父亲抢厕所,她也会说:“这下不好,要落雨了。”雨天不会停课,反倒让我们的鞋子沾上淤泥,裤腿溅上脏水,极端情况下,老师还会捧一只电饭煲,到每个教室里来煮一锅白醋,让孩子们对雨也喜欢不起来。若我们故意翻花绳,或假装抢厕所,那一定是有意跟父母搞对抗。

在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求雨伎俩:雨天娃娃。很长时间,我都搞错了,那笑脸盈盈的是晴天娃娃,身体倒挂一脸不开心的才是雨天娃娃。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听说那首关于“晴天娃娃”的童谣:要是娃娃让天气放晴,那就给他金铃铛和甜酒;要是降雨,则要把他的头砍下来。

童谣里的暴力让我受惊,但也说得通,要是我们把变幻莫测的世界想象成顽童,那么与其对抗的方式也只能是顽童式的,呼朋引伴,把游戏变成习俗,再佐以“威逼利诱”,把习俗升级为怖人的仪式。管不管用是另一回事,但多数人会被这套仪式收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后,当仪式真的和天气变化应和起来,更多人会相信,这套仪式真是灵验!

这是美国大风暴前的“做雪天”,铅灰色的天,铅灰色的地,风还没有起,树枝纹丝不动,松鼠和鸟雀似乎也躲了起来,路上的车辆已经变得稀少。

我所在的这部分世界似乎掌控在了一个顽童的手里,我知道,对付顽童,讲道理是没用的,你只能连哄带骗,若是顽童相信窗口有鬼,不除鬼睡不着觉,你跟他说窗口没鬼,纯属白费口舌,你只能化身成另一个顽童,编出一套子虚乌有的咒语,跟他一同“驱鬼”,等驱完了,他就安心睡觉了。

我感到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无用,似乎除了去超市囤货,而后把自己关在有暖气的家里,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只能回到童年时候的假想,祈盼那个对着窗口丢雪球的顽童早点消气。

养
育